

書

閒

島

孤

牙 還 牙 以

一個慈善女人碰壁的故事故

第
四
回



郭一定譯 ★ 新閒書社版

孤 島 閒 書

第 四 回

以 牙 還 牙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新 閒 書 社 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廿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孤島開書
第四回
以牙還牙一冊

零售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 兩個月一輯六回大洋一元
半年三輯十八回大洋二元七角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定一

發行者 新開書社

上海環龍路三四二弄六號
電話七四八九一

本埠電話定書及零購專差遞送

孤島閒書第一輯提要

第一回	土耳其糖	歐戰時，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協約國軍隊佔領。先後五年，卒被其復興英雄凱末爾將軍所光復。是篇述土耳其軍西向反攻時，君士坦丁堡一俄國避難女子守身如玉，終與一英國軍官結婚之一段香艷故事。	出	已
第二回	柏林一丐	歐戰中德國敗後，馬克大跌，經濟崩潰，一金融大王之子忽大覺悟，拋棄一切投身爲乞丐，到處宣傳貧窮主義，以期挽回世界之大劫。其從前所戀之一舞女受其感化，卒以身殉慈善事業。	出	已
第三回	新獸示錄	法國一客店之女，素有殘廢疾，大戰中日爲大砲所震，忽不醫而自愈。自是常見戰死者之鬼，因向人宣傳戰爭之罪惡。後爲巴黎暴徒所殺。	出	已
第四回	以牙還牙	希土戰爭中，小亞細亞之土麥納成爲兩方爭奪之要地。是篇寫兩軍先後佔領該處時，互相縱火屠殺，異常殘酷。其時有一慈善女子，奔走兩軍之間，爲難民請命，竟以身殉。	出	已
第五回	好差使	法國爲逼使德國賠款，曾將其盧爾區域佔領。是篇寫一美貌連長奉命向該區中一德國女子作問訊，職務與人情之間發生衝突，幾至把持不住。後值該區共產黨與帝制黨發生暴動，乃中流彈而死。	出	五日
第六回	真理窟	大戰時各國報紙各爲其政府宣傳，以致記載諸多失實，言論自難公允。是篇寫一報前經理之子，憤於此種情形，毅然辭去報館中之職位，自去尋求真理。情節曲折有趣，且可發人深省。	出	二月十五日

土

耳其人反攻進了士麥納，便照他們回教國的習慣，將基督教徒的住宅區放一把火燒了，並不分男女老幼，大大屠殺了一場。我在一年前到過那裏，也頗認識了幾個人，現在看見新聞紙上發表了這個消息，很替那些人担着一把心，究不知他們是死是活，如果都死了，又不知到底死得多麼的可慘。

我最先想起了馬贊連，他是希臘軍參謀本部裏的一個中尉參謀。他住的是，一個別墅，離城約一哩之遙，已在土耳其人住宅區之外了。我在士麥納的時候，承他待得我非常之好，幾次邀我到他別墅裏去吃晚飯。他有一位夫人，已經徐娘半老，而豐韻猶存，膝下兩男兩女，大的十四五，小的不過五六歲，都長得眉清目秀，令人可愛。我還記得那最大的女孩子，常常跟她母親唱着希臘歌和法國歌，聽她那

嚙嚙的驚喉，不覺令人感到此曲祇應天上有。那馬中尉對我客氣非常，因為他知道我是英國人，又是個新聞記者，很想給我一些好印象，好使我去替希臘軍方面做些善意的宣傳，所以我肯誠心誠意的跟他一家人酬酢往來，他是十分高興的。

有一天我在他別墅裏吃飯，他兩夫婦和孩子們都陪着我坐在一個房間裏，他跟我談話，他夫人在一旁彈琴。說話之間，馬中尉提起他家藏有一種上品的希臘甜酒，要讓我嘗一嘗味道，說着便站了起來，自己走出房去拿去了。他夫人趁這機會，便從那彈琴坐的小杌子上旋轉身子，跟我用英語（因為那是孩子們聽不懂的）說起話來。我一看她面上那種焦急的神情，便知她心裏懷着極大的恐懼。

「你想我的孩子們在這裏會安全嗎？」她問出這句話來，似乎已經解釋了她心裏的恐懼。「我的丈夫太勇敢了，他是一切危險都不顧的，可是我爲了我的那班小東西，實在是胆怯得很。你想土耳其人要是反攻回來，士麥納會得安全

樂 串 是 小
得 的 一 西

然 着 上， 歌 嗎？
的 映 一 來

「只要我發一聲命令，」他用他那肥胖的食指點了點一個個紙片說，「我們希臘軍隊就會像遊行示威一般前進了。」他又得意洋洋的將那形容詞大聲重述了一遍。「像遊行示威一般的呢，先生！其實不過是因國際政治的關係，才阻礙了我們的軍隊不能立刻得到勝利的。就是爲了法國和意國運用陰謀，暗中援助土耳其的國民黨，以致我們的正當權利不能伸張了。」

當那總司令接見我的時候，窗外一個軍樂隊正在吹奏凱旋的軍樂。當時士麥納沿海一帶的前線，一切都似乎非常高興，非常樂觀。那大本營的前面一間房裏，正聚着許多希臘軍隊裏的青年參謀官，都穿着齊腰的軍服，擦得雪亮的長統靴，在那裏嘩然談笑。有一條白色的希臘砲艦——叫英布洛司的——正停泊在碼頭之外，在一隻英國戰艦和一隻美國巡洋艦之間。士麥納在希臘軍統治之下，似乎是很安全的。

但是在三十哩外的土耳其防線後面，却有許多意志非常堅決的健兒，正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之下準備反攻。那凱末爾將軍一面是個偉大的軍人，一面又是個大外交家。他有不少的特委放到蘇聯，可以從那裏源源得到金錢和軍火的接濟。那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拉的時候親眼見過的。他的軍隊現在在能力方面，紀律方面，和信念方面，都已漸漸加強起來了。當時君士坦丁堡雖還由一個土耳其的蘇丹*所統治，一般土耳其人却都把他看做不過是協約國方面的一個傀儡和舌人，所以人人都仍傾心凱末爾，替他在那裏暗中作種種的運動。而凱末爾也曾發誓要收復士麥納，非等新月旗重新飄揚在那港埠上，是要不惜傾回教國的全力拚到底的。

至於希臘軍隊的質地和力量，雖經那戴金肩章的肥胖老軍官說得那麼樂

*蘇丹 (Sultan) 回教國王之稱。

觀，我却是敢置信。當他說得那麼津津有味的時候，我總覺得那照在港埠頭上的陽光外面，是有一層險惡的陰影籠罩着，又覺那窗外的軍樂隊雖奏得那麼興高彩烈，却也掩飾不了一種迫在眼前的威脅。

因此，當那馬中尉的美貌夫人帶着那麼恐懼的神情向我提出那個問題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些難以回答了。不過至今回想起來，我當時回答她的話總算是很忠實的，因為替她的丈夫着想，我總算是沒有一點不誠意，所以現在還覺得可無遺憾。

「假如我是一個希臘的軍官，而可以把家小送走的話，我是不會把他們留在這裏的。」這是我當時回她的話。

這話剛說完，她的丈夫就拿着一瓶甜葡萄酒回房來了。她當即旋轉身去，重新彈起琴來，可是她眼中那種恐懼的神情，一定已被他看出來了。

「我的夫人有些兒胆怯，」說着，他微笑了笑，拿手在她肩膀上輕輕拍了拍。「她剛才跟你說在這裏士麥納有些不安心罷？我想你總已安慰了她了。要走的，話我只有將她們送到雅典去，可是叫我獨個人登在這裏，說不定一登就是幾年，叫我怎麼捨得她們呢？」

「雅典地方不錯呀，」我答道。「我想那裏是歐洲最最美麗的一個小城市。我要是你的話，能把家眷放到那裏去，就覺得很快樂了。」

一個輕微的陰影掠過了他的面孔，那是一種煩惱的神情，可是他很快的就拿一聲喜笑飾蓋過去了。

「我們之能穩保士麥納，是同英國人之能穩保倫敦一般的。這話我已跟你說過好幾次，想你總能相信罷。雅典地方雖可愛，可是這裏士麥納也並不是沒有好處。就是這一個別墅，在戰爭期間能有這麼一個兵營，也總算不錯的罷。」

說時，他將我們坐着談話的那間客室四下掠了一眼，彷彿表示他對於那裏面的布置非常得意似的。確實，那一間客室本已經這別墅的原主做過一番布置，而馬中尉又從雅典搬了一些裝飾品來，內中有希臘的古雕刻，有法國的名畫，乃至精美的地毯帘幕之類，所以愈加覺得精雅了。

我對於他這見解，並不和他爭辯。因為我並不相信希臘軍隊有能力可以固守士麥納，可是這話自然不便直白告訴他。我看他當時滿腔的愛國主義，正同繁花怒放一般，又見他正在熱心希望那沉睡了一千年的古希臘精神會得在他們種族裏醒覺過來，因而我知道無論怎樣和他爭辯，一定都是無效的。

於是我只是微笑了笑，舉起我的空杯來，讓他倒進了一些甜酒，使一口喝下去，以祝希臘和英國兩國間的永久友誼。然後，我就和他告了別，走出園子裏來，回頭見那屋子裏照出一種黃色的燈光，他一家人都還站在門口送着我，我才又

對他們揚了一揚帽子。還記得當時馬中尉是站在她夫人的旁邊，他夫人則被四個孩子們圍攔着——兩個小的抓住了她的衣裙，最大的女孩子拿臂膀攬着她的腰，小的一個男孩子則拿他的磕睡沈沈的腦袋靠在她的臂膀上。這一幅天倫聚樂圖，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可是我一想起了那恐怖的一夜，一想起了土耳其人反攻進了士麥納，便要拿刺刀刺殺了婦孺，而將他們的尸首拋進熊熊烈焰裏去那一幕，於是我記憶中的這幅圖畫就馬上變成了一團漆黑。

其次我又想起了那史彌詩女士，不知她在那危急的期間，是怎樣一種情景。原來我當初在雅典，在君士坦丁堡，以及近東的其他城市，常常聽人說起這位女士的生平。大家都稱她爲「士麥納的史女士」，彷彿那個地方是她獨佔的一般。我也不曉得這位女士是年輕的呢，還是年老的，醜的呢，還是美的，不過一般英國的海軍軍官們，一般經商的水客們，一般兵士們，一般新聞記者們，以及其他種種

色色的人們，只要有機會到過小亞細亞的，一談起了這位女士，便都要現出笑容，並且流露着對她非常欽慕的樣子。

有一天我在佩拉王宮飯店裏碰到我的一個朋友，他姓杜，名吉祿，是大英帝國艦隊神龍艦上的一個上尉。當時我們就在靠窗的一排桌子上找了一個坐位，一面看着窗外那些亞美尼亞人，俄國人和土耳其人的示威遊行，一面討論着英國政府的親希政策及法意政府的親土活動。那位杜上尉忽然道：「我真不曉得我那姑母對於這種局面要有怎樣的感想。」

「你的姑母跟這局面會有什麼關係呢？」我問他說。不想他回答我的一句話，竟使我大大吃了一驚。

「怎麼，她就是士麥納的史女士呀！」他帶着一種神祕的微笑說。

「哦！我道，史女士就是你的姑母？不過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呀？我在這

一個星期裏面就已屢次聽見人提起這位神祕的女士，連你這一次是第六次了，彷彿她是一個跟蘇丹同樣重要的人物一般。」

「也可說是比蘇丹更要重要罷，」吉祿說，「不過我是她的不肖的姪兒，這句話是不應該我說的。譬如在安哥拉*方面，人家都瞧不起蘇丹，至於我們那位老姑母，連凱末爾將軍還親過她的手呢。現在有許多土耳其人對於她，是跟對於穆罕默德一樣尊敬的。你連這麼一個人都不知道，老朋友，真是叫我詫異了！」

我對他承認了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杜吉祿就把她的生平給我說了些。

這位杜先生的說話裏面喜歡夾進些俗語，因而把他那位姑母形容做一個「老妖怪」，形容做小亞細亞地方一個「莫胆」老英雄。但是他這麼籠而統之

*安哥拉 (Angora) 土耳其的新都詳見第一回書的附錄。

的形容了一番之後，就講起她生平的具體事蹟來了。

據他所說，這位史彌詩女士就是從前地中海上到處聞名的那個史家的女公子。當初史老太爺在日，是近東一帶數一數二的大商家，所經營的是一股商品，乃至香料、地氈之類。西至意大利的威尼司，東至亞洲的波斯，他從中懋遷有無生意，做得非常之興旺。離開現在五十年之前，他就三處地方同時賅着三升大商店：一升開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大馬路（那地方是我不知經過多少回數的），一升開在士麥納的法蘭街，又一升開在雅典。及至史老太爺過世，他留給史彌詩女士的現金就有六百萬之譜，那三升商店還不算在內。

那些商店的經理存心不良，以為老老闆死了，老虎眼睛終於閉上了，便大作起弊來。其中有的是亞美尼亞人，有的是希臘人，有的是土耳其人，有的是以色列人，都以為他們的新東家是個女流，年紀又還很輕，一定是容易對付的，誰知不

久之後，他們就知道是看錯了人了。原來這位史女士年紀雖輕，人却是精明得很，她一經風聞到那些經理作弊的消息，便一手拿了條馬鞭，一手提了隻小衣箱，一馬跑到佩拉大馬路的總店裏。一查賬目，果然發見了許多弊竇，她便不由分說，立即將那亞美尼亞的經理驅逐出店門，而把一個青年蘇格蘭的伙計升擢起來做經理。

在士麥納，她拿出自己的錢建造了許多學校，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同樣收留，待教員非常優厚，只是她常要出人不意的親自去查學。她自己的住宅是在山區的本難壩，離開街市很有一段路，可是她怕她那辦學校的錢冤枉化了，因而不辭勞苦，往往獨個人跨着一匹白毛的駱駝，到她的學校裏去逐一觀察。真可說是女流中的正人君子呢！是的，據杜吉祿說起來，她確實要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思想既高遠，手段也厲害，可是對人又非常慈善。你要有什麼急難，跑去找她，那是包